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阿非印中篇小说经典 (上)

苏联少年儿童出版社
为苏联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阿非印中篇小说经典 (下)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WORLD CLASSICS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全 集

W O R L D C L A S S I C S



阿非印中篇小说经典

冯国超 主编

(上)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阿非印中篇小说经典

冯国超 主编

(下)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五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北京市平谷县玉富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15 字数:3145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5-6/I·321

定价:9200元(全118卷)



目 录

埃 及

纳·马哈福兹

小偷与狗 (1)

领袖被杀之日 (117)

纳·赛尔达薇

一无所有的女人 (187)

她只能做一个女人 (272)

塞内加尔

桑·乌斯曼

汇票 (391)



阿非印中篇小说经典

摩洛哥

塔·班·哲伦

神圣的夜晚…………… (461)

阿拉伯

选自《一千零一夜》

辛巴达航海旅行的故事…………… (593)

印度

钵·乔笃黎

四个朋友的故事…………… (653)

罗·泰戈尔

四个人…………… (717)



埃及

纳·马哈福兹

小偷与狗

第一章

他又获得了自由。走出监狱，欢迎他的是尘土、酷热和令人窒息的闷气。此外，谁也没有来欢迎他。一套蓝色的旧衣服和一双胶鞋，这就是他的全部身外之物。生活又开始了，阴森的门离他越来越远，狱门里面隐藏着的是一个绝望和痛苦的世界……。还是这些太阳烤晒下的街道，还是这些风驰电掣的车流，还是这些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是这些蹲踞而坐、凝然不动的身影，也还是这些房屋、小店铺……。周围看不到一丝微笑，



阿非印中篇小说经典

只有他独自一人。许多东西都已失去。四年了，他拥有的最美好、最宝贵的一切全将付诸东流。

但这些都无所谓，还是有些东西归他所有，他将它们算在自己名下。现在终于有了表达愤怒的自由，终于可以让那帮坏蛋吓得发抖，终于可以从变心女人的脸上扯下那副肮脏的假面具了。拉巴维娅·伊列什……原来是两个人的名字，如今合成了一个。当监狱的大门永远在我身后关上的时候，这一天对你们来说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现在你们就坐在那里，瞧着吧我再也不会使自己落入圈套了，我将选择好机会向你们展开猛烈的进攻……

萨娜……啊，只要想到你，我就会忘掉这些酷热、尘土、仇恨以及全部的丑恶，千般柔情就会涌上我的心头。你是那样纯洁，那样清新，就像暴风雨涤荡过的万里晴空。一个女孩儿能够知道父亲的一些什么呢？她知道的不过是这条街、街上的行人以及炽热的空气。可是就在这漫长的四年中，他却一时一刻也没忘记过她。也许，她已经长大成人了。真有意思，她现在在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他能不能眼对眼地把她看个没完，不让任何人妨碍他和女儿尽情享受那充满他们全身的欢乐呢？

那个变心女人呢？又想到了这个可恨的家伙。把我浑身的招数都施展出来吧。我已很好地熬过来了铁窗生活。什么样的打击我都承受的了！我可以滑得像泥鳅，神出鬼没得像猎豹，顽强得像啃啮石墙的老鼠，行动迅捷得像子弹……

有意思的是，他——伊列什碰到我会是怎么一副样子？他将怎样看我呢？你忘了，伊列什，你曾经怎样像狗一样舔着我的靴子？是我让你站稳了脚跟！你原来只是拣烟头的，是我使你变成了一个人……是啊，不光是你忘了……那个变心的女人



也忘了。她已经变得浊臭不堪了……在那一片污浊之中，只有你萨娜一个人朝我微笑，……总算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我在期待着和你见面时的欢乐。现在我穿过那条有着幽暗拱门的大街，走进那个充满昔日欢乐的死胡同……仇恨充满着我的心……酒馆都已关门。只有那些街头妓女在人行道上徘徊徜徉。电车发出震耳的轰隆声驶过。还有那刺耳的喧闹声，听起来就像是嗅到烂白菜的恶臭那样令人恶心……我的心充满着仇恨……我恨那些空空荡荡、依然充满着罪恶的诱惑力的房屋窗户，恨那些阴沉沉的、干裂得哗剥作声的墙壁；也恨那些古怪的赛拉菲街——那是一个不祥之地，一个小偷会在那里身陷罗网，他的手脚转眼间就会被人捆绑的结结实实。而那些出卖者，让他们挨骂去吧……就在这里，搜捕者会像一条巨蟒一样，趁你走神的时候，猛地箍住你的身体，把你勒死。就在几年之前，我曾经走过这条街道，肩上背着一袋节日用的面粉，她走在我的前头，手里抱着襁褓中的萨娜。那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啊！真让人难以置信。节日和爱情，女儿和罪行——一起留在记忆之中，和文章中同一行字母的排列一样。

眼前出现了清真寺的尖塔。城堡的顶部高耸入云。一条街笔直的通向广场。在那灼人的阳光下，公园里的青枝绿叶显得分外耀目。风尽管干燥而灼热，总算还能爽人。在城堡附近的广场。它勾起了多少痛苦的回忆。血涌到了脸上。我需要镇静，应该让内在的热血冷却下来，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甚至和蔼可亲的神态，这样才能演好自己准备扮演的角色。

他穿过广场，向着西卡特大街（又名伊马姆大街）走去。在那里，在街道尽头的转弯处，屹立着一栋三屋楼的房子。就这么着吧！来它一次不大的礼节性质的拜访。这一下，人们就



会知道，他是为了重新会面才保住自己的。把这一切都好好地记住吧。这些店铺，这些像受惊的老鼠一样从店铺里探出来的脑袋！

这时有人喊他：“萨伊德·马哈兰，运气怎么样？”

他站住了。喊他的人追上了他，伸出手来。两人相互问候，脸上都带着微笑。这么说，在毒蛇身上居然也能寻找到友谊。需要忍耐，再待一会儿，一切会更加明白了。而你，伊列什，这时大概正躲在窗帘后面，像个女人一样张望着哩。

“巴亚扎，你好……”

附近的一些小铺子里跑出一群人来，热烈问候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一帮人围住了他。非常清楚，这都是他敌人的朋友。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喊道：“平安无恙，真主保佑你……”

“能看到你多高兴！”

“我早就知道——革命节这一天准把你释放出来。”

他用细窄的红眼睛注视着他们。

“十分感谢……”

巴亚扎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咱们一起喝点清凉饮料去！”

“不忙，等回来的时候再喝……”

他的声音显得非常平静。

“等一会，我回来的时候？”

人群里有个人仰起头，向着三屋楼上的一个窗户，拉开嗓子喊道：“喂，伊列什……你听到了吗，伊列什？……快点下来给萨伊德·马哈兰道喜……”

何必预先发出警告，你们这帮臭黄鼠狼。我又不是夜里到



这儿来。我心里很清楚，你们一定会怎样对待我的。

“你刚才怎么说，是等回来的时候吗？”还是巴亚扎问。

“没错，还有几笔老帐没算哩……”

巴亚扎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这是跟谁？”

“你大概是忘了，我总还算是父亲，我的女儿还在伊列什那里。”

“这倒是不错。不过这件事有法律管着哩。它会给你们两个判出个是非来的。”

“还是应该好好地谈谈。”旁边一个人说道。

第三个人又心平气和地补充说：“不管怎么说，你是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还是听听别人的劝告吧……”

他觉得，热血正在他周身沸腾起来，但他还是忍耐住了。

“我这次所以来的目地，正是想好好地谈谈……”

三楼上的一扇窗户打开，伊列什朝下张望着。人们的头都向后仰着，周围是一片紧张的沉默。这时，从楼房门里，摇摇晃晃地走出一个宽肩膀的大块头，这人身穿一件带道道的宽边长衬衫，蹬一双警察常穿的厚靴子。萨伊德一下子认出这是密探哈萨巴拉，便作出一副吃惊的样子：“怎么，你也在这儿？我这次回来，真的是想把一切和平地解决。这有什么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

密探快速地朝他走了过来，带着职业性的灵活，翻遍了他所有的口袋，又摸了摸他的全身，生怕他身上揣着什么东西。

“走开，小偷……你又来罗嗦什么？”

“我到这里来是谈我女儿的事……”

“有谁能跟你这样的人谈出什么名堂来！”



“你看！我真是为我女儿的事……”

“去找法院好了……”

“我一定会去找的，要是一点都不剩给我的话……”

“放开他，”伊列什在楼上向密探喊道。“让他进来！”

找来了这么大帮人，胆小鬼。咱们不妨走着瞧，看你的城堡是否真的牢固。不过没什么，属于我的那个时刻一定会到来，到时候，无论是密探还是厚墙，都帮不了你的忙。

所有的人都走进房间，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坐在圈椅里。所有的窗户都大开着，苍蝇和光亮一齐闯了进来。天蓝色的地毯上被烧了一个窟窿眼儿。墙上挂着大照片——伊列什瞅着，靠着一根结实的手杖。而他本人就像个大木桶，穿一件肥大的宽边长衬衫，宽宽的脸，红鼻子里的软骨已经折断，双下巴托着一副方方正正的颧骨——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朝他伸出手来。

“唔，我祝贺你……”

仍然是紧张的沉默。大家的目光中都开始流露出一不安。伊列什还是对萨伊德说：“唉，往事如烟。可一想起来，还会觉得事情不一般呢！……后来的事简直是不堪回首。是啊，开始是朋友，后来分了手……不过，总而言之，自己干了对不起人的事，终归还得怨自己……”

萨伊德向对方投去利剑一般的目光。身体消瘦而体格强健的他，这时看上去就象一个扑向大象的黑人。

“正是这样，自己干了对不起人的事，终归还得怨自己……”萨伊德重复一遍，眼睛狠狠地盯住对方。密探正在拨弄念珠的一双手，一下子警觉地停住了。萨伊德赶忙改口说：“哦不，一般来说，你是正确的。我在一切方面同你完全一



致！”

“说话别兜圈子，”密探愤怒地打断他的话。“咱们还是说正事吧！……”

“正事？”萨伊德淡然一笑。“从哪件事上说起呢？”

“就说既是开头又是结尾的那件事。你在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你的女儿？”

还有老婆呢，还有我的那些钱呢？你这条下贱的狗！不过，咱们走着瞧，走着瞧……看看我的眼睛，你这微不足道的小人，可怜的软体虫，吃粪的蜣螂……按照女人的调子跳舞的人才真痛苦。不过就让他们认为他同意了吧。他点了点头。一个拍马屁的人说道：“你的女儿和她妈妈在一起，生活过得很幸福。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不满十六岁的女孩子应该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你要是愿意——每星期可以看她一次……”

“不过，根据某些情况，法律规定她是应该属于我的！”

他有意提高嗓门，让大街上的人都能听到他的话。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伊列什挑衅地问道。

密探急忙出来干预：“这么一来，咱们可就什么也谈不拢了。”

“在你面前，我一点错都没有。”伊列什的声音显得非常有信心。“命运就是这样决定的。责任——是的，是的，我作为男人的责任——要求我这样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她，为了这个小姑娘……”

哼，男人的责任，你这条毒蛇。不！不是责任，而是出卖，是双重的背叛。是悬在头上的利剑，是套在脖子上的绳索……但不管怎么说，我得看看萨娜。他终于带着在这种场合下所能保持住的最大限度的冷静，开口说道：“小姑娘不会受穷。



我有钱，有很多很多的钱……”

“这就是你抢来的钱？”密探怒道。“这就是在法庭上你百般抵赖的那笔钱？”

“就算像你说的一样，我又能把它们藏到哪去呢？”

“他一分钱也没有，”伊列什号叫起来。“我可以向您发誓，他们已经穷到那种地步——我甚至不希望我的敌人穷成那样。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责任……”

萨伊德再也忍耐不住：“我非常想知道，你从哪儿突然弄来这么多的钱，既能使你生活得快快活活，还能养活别人？”

“你算什么，我为什么要在你面前说明我的收入来源？”伊列什恶狠狠地说道。

“别生气，萨伊德。”一个马屁精说道。

“至于说到我，”密探插了进来，“一切我都很清楚。我可以把你看透了。你别白费劲了，抛开女儿的事，别的我什么也不允许你谈。”

萨伊德微微一笑，挪开目光，看来只有让步了。

“瞧您说的，照您的办吧，警察先生——”

“怎么样，我算把你的底看透了。不过出于对这些人的尊敬，我还是应该允许你看一看你的女儿。请把她带过来。问问她本人倒也不坏。”

“那又能怎么样，警察先生？”

“我知道你还要说些什么，萨伊德。小女孩你并不需要，你没有地方安顿她。自己还找不到安身之地哩！不过，出于对你的怜悯，也出于公正，还是让你看看她。现在把小女儿带来！”

母亲呢？最好把她的母亲也给带来。最好能让我和她的目



光碰在一起。也许，在那个时候，我就会猜透这个邪恶的秘密。啊，杀人的利剑，绞人的绳索……

伊列什去找小姑娘。门后传来了脚步声，萨伊德的心都痛苦地收紧了。他咬紧了嘴唇。他暗暗产生的温柔和欢快情绪，赶走了仇恨和愤怒。萨娜终于出现，——她惊奇地环顾四周。伊列什从后面抓住她的胳膊。你终于来了，我把你想得好苦啊。看，她穿一身漂亮的白色连衣裙，双脚因为光着，看上去也非常白，指甲涂红了，很显眼。小脸蛋晒得黑黑的，一头黑发高高地朝上挽起。他用眼睛贪婪地打量着她。而她却犹豫不决地把目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的脸上。他的那张面孔很不讨她喜欢——因为他在看她时比谁都更专注。她觉得人们正是让她走到他跟前去，便拚命朝后躲闪。他不错眼珠地望着她，心却开始变得冷漠而空虚了。留下的只有一种感觉——结束了。她是陌生的。眼睛长得像他本人。脸和他一样，也是椭圆形的。还长着凸骨鼻子。看，怎么这样陌生。血液怎么不再沸腾了？难道他也背叛了自己的感情？可他又为什么总想把她抱在自己怀里？

“这就是你父亲！”密探说道。

伊列什依然板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补充说道：“去问候一下爸爸。”

可怜的小老鼠，你有什么害怕的？对我说来你是多么宝贵，如果你自己知道就好了。他朝她伸出手去，痉挛地咽了一口唾沫——喉咙里好像梗着一块木头。他脸上露出勉强的微笑，悲惨地叫了一声。但小姑娘说了一声“不！”接着又朝后退去。伊列什挡住她的去路。她大声叫起“妈妈！”来——但伊列什还是轻轻地将她往前推：“去问候问候你的父亲！”